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五色石

第一卷 二橋春 假相如巧騙老王孫 活雲華終配真才士

黃卷無靈，紅顏薄命，從來缺陷難全。卻賴如掾彩筆，譜作團圓。縱有玉埋珠掩，翻往事，改成濃豔。休扼腕，不信佳人，偏無福份邀天。 右調《戀芳春》

天下才子定當配佳人，佳人定當配才子。然二者相須之殷，往往相遇之疏。絕代嬌娃偏遇著庸夫漢，風流文士偏不遇豔質芳姿。正不知天公何意，偏要如此配合。即如謝幼輿遇了沒情趣的女郎，被她投梭折齒；朱淑真遇了不解事的兒夫，終身飲恨，每作詩詞必多斷腸之句，豈不是從來可恨可惜之事？又如元微之既遇了鶯鶯，偏又亂之而不能終之，他日托言表兄求見而不可得；王嬌娘既遇了申生，兩邊誓海盟山，究竟不能成其夫婦，似這般決裂分離，又使千百世後讀書者代他惋惜。這些往事不堪盡述，如今待在下說一個不折齒的謝幼輿，不斷腸的朱淑真，不負心的元微之，不薄命的王嬌娘，才子佳人天然配合，一補從來缺陷。這樁佳話其實足動人聽。

話說元武宗時，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個鄉紳，姓陶名尚志，號隱齋，甲科出身，歷任至福建按察司，只因居官清介，不合時宜，遂罷職歸家。中年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小字含玉，年方二八。生得美麗非常，更兼姿性敏慧，女工之外，詩詞翰墨，無所不通。陶公與夫人柳氏愛之如寶，不肯輕易許人，必要才貌和她相當的方與議婚，因此遲遲未得佳配。陶公性愛清幽，於住宅之後起建園亭一所，以為游詠之地。內中多置花木竹石，曲澗流泉，依仿西湖景致。又於池上築造雙橋，分列東西，以當西湖六橋之二。因名其園，曰雙虹園，取雙橋落彩虹之意。這園中景致，真個可羨。正是：

碧水遙看近若空，雙橋橫梗似雙虹。

雲峰映射疑天上，台榭參差在鏡中。

陶公日常游詠其中，逍遙自得。

時值春光明媚，正與夫人、小姐同在園中遊賞，只見管門的家人持帖進稟道：「有武康縣黃相公求見。」陶公接帖看時，見寫著年姪黃琮名字，便道：「來得好，我正想他。」夫人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陶公道：「此我同年黃有章之子，表字黃蒼文。當黃年兄去世之時，此子尚幼。今已長成，讀書人泮。甚有文譽。我向聞其名，未曾會面。今來拜謁，須索留款。」夫人聽說欲留款的，恐他要到園中來，先攜著小姐入內去了。陶公即出至前廳，叫請黃相公相見。只見那黃生整衣而入，你道他怎生模樣：

丰神雋上，態度安閒。眉宇軒軒，似朝霞孤映；目光炯炯，如明月入懷。昔日叨陪鯉對，美哉玉樹臨風；今茲趨托龍門，允矣芳蘭竟體。不異潘郎擲果返，恍疑洗馬渡江來。

陶公見他人物俊雅，滿心歡喜，慌忙降階而迎。相見禮畢，動問寒暄，黃生道：「小姪不幸，怙恃兼失，茕茕無依。久仰老年伯高風，只因帶水之隔，不得時親杖履。今遊學至此，冒叩台墀，敢求老年伯指教。」陶公道：「老夫與令先尊夙稱契厚，不意中道棄捐。今見賢姪，如見故人。賢姪天資穎妙，老夫素所欽仰。今更不恥下問，足見虛懷。」黃生道：「小姪初到，舍館未定，不識此處附近可有讀書之所？必得密邇高齋，以便朝夕趨侍。」陶公道：「賢姪不必別尋寓所，老夫有一小園，頗稱幽雅，盡可讀書。數日前本地木鄉宦之子木長生，因今歲是大比之年，欲假園中肄業，老夫已許諾。今得賢姪到來同坐，更不寂寞。但簡褻嘉賓，幸勿見罪。」黃生謝道：「多蒙厚意，只是攪擾不當。」陶公便命家人引著黃家老蒼頭搬取行李去園中安頓，一面即置酒園中，邀黃生飲宴。黃生來至園中，陶公攜著他到處遊覽。黃生稱贊道：「佳園勝致畢備，足見老年伯胸中丘壑。」陶公指著雙橋道：「老夫如今中分此二橋，自東橋一邊，賢姪與木兄作寓。西橋一邊，老夫自坐。但老荊與小女常欲出來遊賞，恐有不便，當插竹編籬以間之。」黃生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說話間，家人稟酒席已完，陶公請黃生入席。黃生遜讓了一回，然後就坐。飲酒中間，陶公問他曾畢姻否，黃生答說尚未婚娶。

陶公叩以詩詞文藝，黃生因在父執之前，不敢矜露才華，只略略應對而已。宴罷，陶公便留黃生宿於園內。次日即命園公於雙橋中間編籬遮隔，分作兩下。只留一小角門，以通往來。黃生自於東邊亭子上做了書室，安坐讀書。

不一日，只見陶公同著一個方巾闊服的醜漢到亭子上來，黃生慌忙迎接。敘禮畢，陶公指著那人對黃生道：「此位便是木長生兄。」黃生拱手道：「久仰大名。」木生道：「不知仁兄在此，失具賤柬，異日尚容專拜。」陶公道：「二位既為同學，不必拘此客套。今日敘過，便須互相砥志。老夫早晚當來捧讀新篇，刻下有一小事，不及奉陪。」因指著一個小閣向木生道：「木兄竟於此處下榻可也。」說罷，作別去了。二人別過陶公，重複敘坐。黃生看那木生面龐醜陋，氣質粗疏，談吐之間又甚俚鄙，曉得他是個膏粱子弟，掛名讀書的。正是：

面目既可憎，語言又無味。

腹中何所有？一肚膾臍氣。

原來那木長生名喚一元，是本學秀才。其父叫做木采，現任江西南贛兵道，最是貪橫。一元倚仗父勢，夤緣入學，其實一竅未通。向因父親作宦在外，未曾與他聯姻。他聞得陶家含玉小姐美貌，意欲求親，卻怕陶公古怪，又自度人物欠雅，不足動人，故借讀書為名，假寓園中，希圖人腳。不想先有一個俊俏書生在那裡作寓了，一元心上好生不樂。又探得他尚未婚娶，一發著急。當下木家僕人自把書集等物安放小閣中，一元別卻黃生，自去閣內安歇。

過了一日，一元到黃生齋頭閒耍，只見白粉壁上有詩一首，墨跡未乾，道是：

時時竹裡見紅泉，殊勝昆明鑿漢年。

織女橋邊烏鵲起，懸知此地是神仙。

右集唐一絕題雙虹園一元看了，問是何人所作。黃生道：「是小弟適間隨筆寫的，不足寓目。」一元極口贊歎，便把來念了又念，牢牢記熟。回到閣中，想道：「我相貌既不及黃蒼文，才調又對他不過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他方才這詩，陶公尚未見，待我抄他的去送與陶公看，只說是我做的。陶公若愛才，或者不嫌我貌，那時央媒說親便有望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他做的詩，我怎好抄得？」卻又想到：「他也是抄唐人的，難道我便抄他不得？只是他萬一也寫去與陶公看，卻怎麼好？」又想了一回道：「陶公若見了他的詩，問起我來，我只認定自己做的，倒說他是抄襲便了。」算計已定，取幅花箋依樣寫成，後書「通家姪木一元錄呈隱齋老先生教政。」寫畢，隨即袖了，步至角門邊，欲待叩門而入，卻恐黃生知覺，乃轉身走出園門，折到大門首，正值陶公送客出來。一元等他送過了客，隨後趨進。陶公見了，相揖就坐。問道：「近日新制必多，老夫偶有俗冗，未及請教。今日必有佳篇見示。」一元道：「讓劣下才，專望大海。適偶成一小詩，敢以呈醜，唯求斧政。」袖中取出詩箋，陶公接來看了，大贊道：「如此集唐，真乃天造地設，但恐小園不足當此隆譽。」因問：「敝年姪黃蒼文亦有新篇否？」一元便扯謊道：「黃兄製作雖未請教，然此兄最是虛心。自己苦吟不成，見了拙詠，便將吟藁塗落，更不錄出，說道：『兄做就如我做了。』竟把拙詠寫在壁上，不住地吟詠。這等虛心朋友，其實難得。」陶公道：「黃生也是高才，如何不肯自做，或者見尊詠太佳，故擱筆耳。雖然如此，老夫畢竟要他自做一首。」說罷，便同著一元步入後園，逕至黃生齋中。相見畢，看壁上時，果然寫著這首詩。陶公道：「賢姪大才，何不自著佳詠，卻只抄錄他人之語？」黃生聽了，只道說他抄集唐人詩句，乃遜謝道：「小姪菲陋，不能自出新裁，故聊以抄襲掩拙。」陶公見說，信道他是抄襲一元的，乃笑道：「下次還須自做為妙。言訖，作別而去。一元暗喜道：「這番兩家錯認得好，待我有心再哄他一哄。」便對黃生道：「適間陶公雖說自做為妙，然自做不若集唐之難。把唐人詩東拆一句，西拆一句，湊成一首，要如一手所成，甚是不容易。吾兄可再集得一首麼？」黃生道：「這何難，待小弟再集一首請教。」遂展紙揮毫，又題一絕道：

閒雲潭影日悠悠，別有仙人洞壑幽。
舊識平陽佳麗地，何如得睹此風流。
右集唐一絕再題雙虹圍

一元看了，拍手贊歎，便取來貼在壁上。黃生道：「不要貼罷，陶年伯不喜集唐詩。他才說得過，我又寫來黏貼，只道我不虛心。」一元道：「尊詠絕佳，但貼不妨。」黃生見一元要貼，不好揭落得，只得由他貼著。一元回至閣中，又依樣錄出，後寫自己名字。至次日，封付家僮，密送與陶公。陶公見了，又大加稱賞。卻怪黃生為何獨無吟詠，因即步至黃生書室，欲觀其所作。相見了，未及開言，卻見壁上又黏著此詩，暗想道：「此人空負才名，如何只抄別人的詩，自己不做一句？」心下好生不悅，口中更不復說，只淡淡說了幾句閒話，踱進去了。一元這兩番脫騙，神出鬼沒，正是：

掉謊脫空為妙計，只將冷眼抄他去。
抄人文字未為奇，反說人抄真怪異。

一元此時料得陶公已信其才，便欲遣媒說親，恐再遲延，露出馬腳。卻又想道：「向慕小姐美貌，只是未經目睹。前聞園公說，她常要來園中遊賞，故編籬遮隔，為何我來了這幾時，並不見她出來？我今只到橋上探望，倘若有緣，自然相遇。」自此，時常立在東橋探望西橋動靜。

原來小姐連日因母親有恙，侍奉湯藥，無暇窺園。這一日，夫人病癒，小姐得暇，同了侍兒拾翠，來至園中間步。那拾翠是小姐知心貼意的侍兒，才貌雖不及小姐，卻也識字知書，形容端雅。當下隨著小姐步至橋邊，東瞻西眺，看那繁花競秀，百卉爭妍。不想一元此時正立在東邊橋上，望見西橋兩個美人臨池而立，便悄然走至角門邊，舒頭探腦地看。拾翠眼快，早已瞧見，忙叫小姐道：「那邊有人偷看我們。」小姐抬起頭來，只見一個醜漢在那裡窺覷，連忙轉身，攜著拾翠一同進去了。正是：

未與子都逢，那許狂且覷。
卻步轉身回，橋空人不見。

一元既見小姐，大喜道：「小姐之美，名不虛傳。便是那侍兒也十分標緻。我若娶了小姐，連這侍兒也是我的了。」隨即回家，央了媒媪到陶家議親。陶公私對夫人道：「前見黃生人物俊雅，且有才名，我頗屬意。誰想此人有名無實，兩番做詩，都抄了木長生的。那木長生貌便不佳，卻倒做得好詩。」夫人道：「有貌無才，不如才有無貌。但恐貌太不佳，女兒心上不樂。婚姻大事，還須詳慎。」陶公依言，遂婉復媒人，只說尚容商議。

原來陶公與夫人私議之時，侍兒拾翠在旁一一聽得。便到房中一五一十地說與小姐知道。小姐低頭不語，拾翠道：「那木生莫非就是前日在橋邊偷窺我們的？我看這人面龐粗陋，全無文氣，如何老爺說他有才？不知那無才有貌的黃生又是怎樣一個人？」小姐道：「這些事只顧說他怎的。」拾翠笑了一聲，自走開去了。小姐口雖如此說，心上卻放不下。想道：「這是我終身大事，不可造次。若果是前日所見那人，其貌不似有才的。爹爹前日說那黃生甚有才名，如何今又說他有名無實？」又想道：「若是才子，動履之間，必多雅致；若果有貌無才，其舉動自有一種粗俗之氣。待我早晚瞞著丫鬟們，悄然獨往後園偷瞧一回，便知端的了。」過了幾日，恰遇陶公他出，後園無人。小姐遣開眾丫鬟，連拾翠也不與說知，竟自悄悄地來到園中。原來這兒日木一元因與陶家議親，不好坐在陶家，托言杭州進香，到西湖上游耍去了。

黃生獨坐園亭，因見池水澄澈可愛，乃手攜書卷，坐於東橋石欄之上，對著波光開書朗誦。小姐方走到西橋，早聽得書聲清朗，便輕移蓮步，密啟角門，潛身張看。只見黃生對著書編吟唔不輟，目不他顧。小姐看了半晌，偶有落花飄向書卷上，黃生仰頭而視，小姐恐被他瞧見，即閉上角門，仍回內室。想道：「看這黃生聲音朗朗，態度翩翩，不像個沒才的。還只怕爹爹失於藻鑒。」想了一回，見桌上有花箋一幅，因題詩一首道：

開卷當風曳短襟，臨流倚石發清音。
想攜謝眺驚人句，故向橋頭搔首吟。

題罷，正欲藏過，卻被拾翠走來見了，笑道：「小姐此詩想有所見。」小姐含羞不答。拾翠道：「看此詩所詠，必非前日所見之人。小姐不必瞞我，請試言之。」小姐見她說著了，只得把適間私往園中窺見黃生的話說了一遍。拾翠道：「據此看來，黃生必是妙人，非木家醜物可及。但如今木生倒來求婚，老爺又認他是個才子，意欲許允。所以不即許者，欲窺小姐之意耳。小姐須要自己放出主意。」小姐道：「黃生器宇雖佳，畢竟不知內才如何；木生雖說有才，亦未知虛實。爹爹還該面試二生，以定優劣。」拾翠道：「小姐所見極是。何不竟對老爺說？」小姐道：「此豈女兒家所宜言，只好我和你私議罷了。」正話間，小鬟來說，前廳有報人來報老爺喜信。小姐聞言，便叫拾翠收過詩箋，同至堂前詢問。只見夫人正拿報帖在那裡看。小姐接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兵科樂成一本，為吁恩起廢事。奉聖旨：陶尚志著照原官降級調用，該部知道。隨經部覆：陶尚志降補江西贛州府軍務同知，限即赴任。奉聖旨是。

原來這兵科樂成，號憲之，為人公直，甚有作略，由福建知縣行取人科，是陶公舊時屬官，向蒙陶公青目，故今特疏題薦。當下陶公聞報，對夫人道：「我已絕意仕進，不想復有此役。」

既奉簡書，不得不往。但女兒年已長成，姻事未就。黃生既不堪入選，木生前日求婚，我猶豫未決。今我選任贛州，正是他父親的屬官。若他再來說時，不好拒得。」小姐見說起木家姻事，便快快地走開去了。夫人道：「據說黃生有貌，木生有才，畢竟不知女兒心上取哪一件？」拾翠便從旁接口道：「窺小姐之意，要請老爺面試二生，必須真正才子，方與議婚。」陶公道：「這也有理，但我憑限嚴緊，急欲赴任，木生在杭州未歸，不及等他，卻怎麼處？」夫人道：「這不妨，近日算命的說我有些小悔，不該出門。相公若急欲赴任，請先起身，我和女兒隨後慢來，待我在家垂簾面試，將二生所作，就付女兒評看何如？」陶公道：「此言極是。」少頃，黃生登堂作賀，陶公便說：「老夫刻期赴任，家眷還不同行，賢姪可仍寓園中，木兄少不得也就來的。」黃生唯唯稱謝。陶公擇了吉日，束裝先到任所去了。

黃生候送了一程，仍回雙虹圍。方入園門，遙見籬有紅妝掩映。黃生悄悄步至籬邊窺覷，只見一個美人憑著橋欄，臨池而坐。有詞一首，單道那臨池美人的好處：

天邊織女降層霄，凌波香袂飄。誰雲洛浦佩難招，游龍今未遙。腰細柳，口櫻桃，春山淡淡描。雙橋若得當藍橋，如何貯阿嬌？

原來那美人就是含玉小姐，她因父親匆匆出門，未及收拾園中書集，故特來檢點，偶見池中魚游水面，遂憑欄而觀，卻不防黃生在籬外偷睛飽看。少頃，拾翠走來叫道：「小姐請進去罷。」小姐方才起身，冉冉而去。黃生看得仔細，想道：「天下有恁般標緻女子，就是這侍兒也甚風韻。她口呼小姐，必是陶年伯令愛。吾聞年伯艱於擇婿，令媛尚未字人。像我黃蒼文這般才貌，可也難得，如何當面錯過」又想道：「從來佳人必愛才子。方才我便窺見小姐，小姐卻未見我。她若見我，自然相愛，可惜被這疏籬遮隔了。不然，我竟闖到她跟前，看她如何？」癡癡地想了一回，便去白粉壁上題詩一首道：

插棘為籬竹作牆，美人咫尺隔蒼霜。
東籬本是淵明業，花色還應獨取黃。

右題 雙虹圍疏籬一絕

自此黃生讀書之暇，常到籬邊窺看。忽一日，陶家老蒼頭傳夫人之命，請黃生至前堂飲酒，說道：「木相公昨已歸家，老夫人今日設宴款他，特請相公一同敘飲。」黃生想道：「此必因陶年伯做了木鄉宦的屬官，故款其子以致懇懇耳。」便同著蒼頭來到前堂，恰好木一元也到。相見敘話，一元揚揚得意。原來一元從武陵歸，聞陶公做了他父親屬官，歡喜道：「今番去求婚，十拿九穩

的了。」及見陶家請酒，認道是好意，故欣然而來。堂中已排列酒席，蒼頭稟道：「老爺不在家，沒人作主，便請二位相公入席，休嫌簡褻。」一元道：「你老爺榮行，我因出外未及候送，今反造擾，何以克當？」黃生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小弟代敝年伯奉陪。」一元道：「兄是遠客，還該上坐。」兩個遜了一回，大家序齒，畢竟一元僭了。酒至半酣，忽聞裡邊傳命，教將堂簾垂下，老夫人出來也。黃生不知何意，一元卻認是要相他做女婿，只把眼睜著簾內，妝出許多假風流身段，著實難看。正做作得高興，只見蒼頭捧著文房四寶，送到席上道：「夫人說，雙虹小圃未得名人題詠，敢求二位相公各制新詞一首，為園亭生色，萬祈勿吝珠玉。」一元聽罷，驚得呆了。一時無措，只支吾道：「題詞不難，只是不敢以醉筆應命，且待明日做了送來罷。」黃生笑道：「飲酒賦詩，名人韻事，木兄何必過謙。況伯母之命，豈可有違。待小弟先著俚詞，拋磚引玉。」說罷，展紙揮毫，不假思索，題成《憶秦娥》詞一首：

芳園僻，六橋風景三之一。三之一，移來此地，更饒幽色。漫誇十里波光碧，何如側足雙橋立。雙橋立，蟠虹繞處，如逢彩石。

一元見黃生頃刻成章，愈加著急。沒奈何，只得也勉強握管構思，卻沒想一頭處。蒼頭一面先將黃生題詞送進去了。須臾，出來說道：「夫人見詞，極其稱賞。今專候木相公佳制，以成雙美。」一元急得腸斷，攢眉側腦，含毫苦吟，爭奈一個字也不肯到筆下來。正是：

耳熱頭疼面又赤，吮得枯唇都是墨。

髭鬚捻斷兩三莖，此處無文抄不得。

一元正無奈何，只見蒼頭又來說道：「夫人說，圃中東西二橋，今我家與二位相公各分其半，乞更以半圃為題，即景題詞一首。」一元見一詞未成，又出一題，嚇得目瞪口呆，連應答也應答不出了。黃生卻不慌不忙，取過紙筆，立地又成一詞，仍用前調：

銀河畔，牛郎織女東西判。東西判，平分碧落，中流隔斷。等閒未許乘槎泛，何時得賜仙橋便。仙橋便，佳期七夕，終須相見。

黃生寫完，問道：「木兄佳作曾完否？請一發做了第二題。」一元料想掙扎不出什麼來，乃佯作醉態，擲筆卷紙道：「拙作已完，但甚潦草，尚欲細改，另日請教。」蒼頭還在旁催促道：「老夫人立候，便請錄出罷。」倒是黃生見不像樣，對蒼頭道：「你先把我的送進去，木相公已醉，只好明日補做了。」一元便起身告辭，假做踉蹌之狀，叫家人扶著去了。黃生亦傳言致謝了夫人，自回雙虹園中。

夫人命蒼頭送茶來，黃生問道：「夫人見我題詞，果然怎麼說？」蒼頭道：「題目便是夫人出的，文字卻是小姐看的。」黃生驚喜道：「原來你家小姐這等聰明。」蒼頭笑道：「相公可知，夫人今日此舉正為小姐哩。前日木相公曾央媒來議親，故今日面試他的文才，不想一字不成，夫人好生不樂，只稱贊相公大才。」黃生聽說，不覺大喜。正要細問，卻因蒼頭有別的事，匆匆去了。黃生想道：「木家求婚的倒不成，我不求婚的倒有些意思。這兩首詞就是我定婚的符帖了。」便將兩詞寫在壁上，自吟自詠道：「銀河織女之句，暗合道妙，豈非天緣？」想到妙處，手舞足蹈。

不說黃生歡喜，且說木一元回家，懊恨道：「今日哪裡說起，弄出這個戲文來！若是老夫人要面試真才，方許親事，卻不倒被小黃得了便宜去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，我索性假到底罷。明日去抄了小黃的詞，認做自己製作，連夜趕到江西，面送與陶公看。說他夫人家垂簾面試，我即席做成的，他自然准信。一面再要父親央媒去說，他是屬官，不怕不從。既聘定了，便是夫人到時對出真假，也只素罷了。妙計，妙計！」

次日，便往雙虹園中。黃生正在那裡吟味這兩詞，見了一元，拱手道：「木兄佳作，想已錄出，正要拜讀。」一元道：「珠玉在前，小弟怎敢效顰。昨因酒醉，未及細讀佳章，今日特來請教。」黃生指著壁上道：「拙作不堪，幸賜教政。」一元看了，一頭贊歎，一頭便把筆來抄錄，連前日寫在壁上的這首疏籬絕句也都抄了。黃生道：「俚語抄他則什？」一元道：「正要抄去細讀。」又見黃生有一本詩稿在案頭，便也取來袖了。黃生道：「這使不得。」一元道：「小弟雖看不出，吾兄幸勿吝教。捧讀過了，即當奉還。」說罷，作別回家，歡喜道：「不但抄了詩詞，連詩稿也被我取來。我今都抄去哄騙陶公，不怕他不信。」遂將兩詞一絕句寫在兩幅花箋上，詩稿也依樣抄謄一本，都寫了自己名姓。打點停當，即日起身，赴江西去了。正是：

一騙再騙，隨機應變。

妙弄虚頭，脫空手段。

卻說夫人面試二生優劣已定，正要到任所對陶公說知，商量與黃生聯姻，不意身子偶染一病，耽延月餘方才平復，因此還在家中養病。

小姐見黃生題詞，十分贊賞。侍兒拾翠道：「前日夫人面試之時，拾翠曾在簾內偷覷，那黃生果然是個翩翩美少年，正堪與小姐作配。相形之下，愈覺那木生醜陋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黃生既有妙才，如何老爺前日說他倒抄了木生的詩？那木生面試出醜，如何前日又偏做得好詩？」拾翠道：「便是，這等可疑，竟去問那黃生，看他怎麼說？」小姐沉吟道：「去問也使得，只是勿使人知覺。」拾翠應諾，便私取小姐前日所題詩箋帶在身畔，悄悄地來到後園，開了籬邊角門，走過東橋。

只見黃生正在橋頭閒看，見了拾翠，認得是前番隔籬所見這個侍兒，連忙向前作揖。拾翠回了一禮，只說要到亭前彩花。黃生隨她到亭子上，拾翠彩了些花。黃生問道：「小娘子是夫人的侍妾，還是小姐的女伴？」拾翠笑道：「相公問他則什？」黃生道：「小生要問夫人見我題詞作何評品？」拾翠道：「尊絕絕佳，夫人稱羨之極。只是木相公亦能詩之人，如何前日不吟一字？」黃生道：「我與木兄同坐了這幾時，並不曾見他有吟詠。」拾翠道：「他有題雙虹圃的集唐詩二首，送與老爺看，老爺極其稱贊。聞說相公這般大才，也甘拜下風。怎說他沒吟詠？」黃生驚道：「哪裡說起！」指著壁上道：「這兩首集唐詩是小生所作，如何認做他的？」拾翠道：「他說相公並不曾做，只抄錄了他的。」黃生跌足道：「畜生這等無恥，怎麼抄我詩去哄你老爺，反說我抄他的？怪道你老爺前日見了我詩，怏怏不樂，說道不該抄襲他人的。我只道他說不要集唐人舊句，原來卻被這畜生脫騙了。他設心不良，欲借此為由，妄議婚姻。若非前日夫人當堂面試，豈不真偽莫分。」拾翠笑道：「當堂面試倒是我小姐的見識，若論老爺，竟被他騙信了。」黃生道：「小姐既有美貌，又有美才，真偽自難逃其明鑒。」拾翠道：「我小姐的美貌，相公何由知之？」黃生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前日隔籬遙望，獲睹嬌姿，便是小娘子的芳容，也曾竊窺過來。若不信時，試看我壁上所題絕句。」拾翠抬頭看了壁上詩，笑道：「花色取黃之語，屬望不小，只是相公會竊窺小姐，難道小姐偏不會竊窺相公？」黃生喜道：「原來小姐已曾窺我來。她見了我，可有什說？」拾翠道：「她也曾吟詩一首。」黃生忙問道：「詩怎麼樣的，小娘子可記得？」拾翠道：「記卻不記得，詩箋偶偶然帶在此。」黃生道：「既帶在此，乞即賜觀。」拾翠道：「小姐的詩，我怎好私付相公？」黃生央懇再三，拾翠方把詩箋遞與。黃生看了大喜道：「詩意清新，班姬、謝蘊不是過也。小生何幸，得邀佳人寵盼。」便又將詩朗吟數遍，笑道：「小姐既效東鄰之窺，小生願與東牀之選。」拾翠道：「才子佳人，互相心許，夫人亦深許相公才貌，婚姻自可有成。今歲當大比，相公且須專意功名。」黃生道：「多蒙指教。只是木家這畜生，前日把我詩詞詩稿都取了去，近聞他已往江西，只怕又去哄你老爺。況你老爺又是他父親的屬官，萬一先許了他親事，豈不大誤。」拾翠道：「這也慮得是，當為夫人言之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

黃生還要和她敘話，恐被外人撞見，事涉嫌疑，只得珍重而別。

拾翠回見小姐，細述前事。小姐道：「原來木生這等可笑。只是我做的詩，你怎便付與黃生？」拾翠道：「今將有婚姻之約，這詩箋便為御溝紅葉了。但木家惡物竊詩而行，倘又為脫騙之計，誠不可不慮。」小姐道：「奸人假冒脫騙，畢竟露些破綻。老

爺作事把細，料不為所惑。夫人病體已痊，即日也要到任所去也。」言未已，丫鬟傳說夫人已擇定吉期，只在數日內要往江西去了。小姐便與拾翠檢點行裝，至期隨著母親一同起行。黃生亦謝別了陶老夫人，往杭州等候鄉試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木一元到江西，見了父親木采，說知陶家議親一事。木采道：「這不難。他是我屬官，不怕不依我。我聞他與本府推官白素僚誼最厚，我就托白推官為媒。」一元大喜。次日袖了抄寫的詩詞詩稿，具了名帖，往拜陶公。

且說陶公到任以來，刑清政簡，只是本地常有山賊竊發，陶公職任軍務，頗費經營，幸得推官白素同心贊助。那白推官號繪庵，江南進士，前任廣東知縣，升來贛州做節推，也到任未幾，為人最有才幹。但中年喪妻，未有子嗣，亦只生得一女，名喚碧娃，年將及笄，尚未字人，聰明美麗，與陶小姐彷彿。白公因前任廣東，路途遙遠，不曾帶女兒同行。及升任贛州，便從廣東到了江西任所，一面遣人到家接取小姐，叫她同著保母到贛州來，此時尚未接到。那白公欲為女兒擇婿，未得其人，因與陶公相契，常對陶公說：「可惜寅翁也只有令媛，若還有令郎時，我願將小女為配。」

當日陶公正在白公衙中議事而回，門吏稟說兵道木爺的公子來拜。陶公看了帖，請人後堂，相見敘坐寒溫罷，一元把夫人垂簾面試的事從容說及，隨將詞箋送上。陶公看了，點頭稱賞。因問黃生那日所作如何，一元便道：「黃生這日未曾脫稿，拙詠卻承他謬賞，又抄錄在那裡了。」陶公不樂道：「黃生美如冠玉，其中無有，單會抄人文字，自己竟做不出。」一元道：「這是他虛心之處。他若做出來，自然勝人。都因拙詠太速就了，以致他垂成而輒止。」說罷，又將詩稿一本並絕句一首送上，說道：「這是晚生平日所作，黃兄也曾抄去。今乞老先生教政。」陶公正欲展看，前堂傳鼓有要緊公事，請出堂料理。一元起身告別，陶公道：「尊作尚容細讀。」別了一元，出堂料理公事畢，至晚退歸私署，想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誰知木生倒有此美才，黃生倒這般不濟。既經夫人面試優劣，東牀從此可定矣。」遂於燈下將一元所送詩詞細看，見詞中暗寓婚姻會合之意，欣然首肯。及見疏籬絕句，私付道：「用淵明東籬故事，果然巧合。但花色取黃之語，倒像替黃生做的，是何緣故？」心中疑惑，乃再展那詩稿來看，內有《寓雙虹圍有懷》一首，中一聯云：

離家百里近，作客一身輕。

陶公道：「他是本地人，如何說離家百里？奇怪了！」再看到後面，又有《自感》一首，中一聯云：

蓼莪悲罔極，華黍泣終天。

陶公大笑道：「他尊人現在，何作此語？如此看來，這些詩通是蹈襲的了。」又想到：「黃生便父母雙亡，百里作客，莫非這詩倒是黃生做的？況花色取黃之句，更像姓黃的聲口。」又想到：「木生若如此蹈襲，連那兩詞及前日這兩首集唐詩也非真筆。只是他說夫人面試，難道夫人被他瞞過？且待夫人到來便知端的。」正是：

抄竊太多，其醜便出。

只因假透，反露本色。

次日，陶公才出堂，只見白推官來拜。作了揖，便拉著陶公進後堂坐定，說道：「小弟奉木道台之命，特來與令媛作伐。」陶公笑道：「莫非就是木公子麼？」白公道：「正是木公子。道台說寅翁在家時，已有成言。今欲就任所行聘，特令小弟執柯。」陶公道：「此事還要與老荊商議。今老荊尚未來，待其來時商議定了，方好奉覆。」白公應諾，即將此言回覆木采。

不一日，陶公家眷已到，迎進私衙，相見畢，說了些家務，陶公詢問面試二生之事。夫人將黃生即席題詞，木生一字不就，裝醉逃歸的話一一說了。陶公道：「木家小子這等奸險！」便也將一元假冒詩詞先來脫騙，及木采求婚、白公作伐，並自己閱詩生疑、不肯許婚的話說與夫人。小姐在旁聽了，微微含笑，目視拾翠，拾翠也忍笑不住。夫人道：「早是不曾許他，險些被他誤了。」陶公道：「黃生才貌兼優，可稱佳婿。等他鄉試過了，便與議婚。」

隔了一日，白公又傳木采之命，來索回音。陶公道：「木公所命，極當仰從。但一來老荊之意要女婿入贅，木公只有一子，豈肯贅出？二來同在任所，尊卑統屬，不便結婚；三來小女近有小恙，方事醫藥，未暇謀及婚姻。乞寅翁婉覆之。」白公道：「婚姻事本難相強，小弟便當依言往覆。」

至次日，白公以陶公之言回覆木采。木采大怒道：「陶同知好沒禮！為何在家時已有相許之意，今反推三阻四，不是明明奚落我？」白公道：「大人勿怒，可再婉商。」木采道：「不必強他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正說間，門役傳進報帖一紙，上寫道：

兵科給事中樂成，欽點浙江主試。因房考乏員，該省監場移文，聘取江西贛州府推官白素分房閱卷，限文到即行。

木采看了道：「真聽恭喜。」白公便道：「既蒙下聘，例應迴避，卑職就此告辭。」木采道：「且慢，尚有話說。」便教掩門，留入後堂，密語道：「小兒姻事尚緩，功名為急。今貴廳典試敝鄉，萬祈照拂，不敢忘報。」說罷，作揖致懇。白公不好推托，只得唯唯。木采竟自定下卷中暗號，囑咐白公，白公領諾而出。

木采才送了白公出堂，只見飛馬報到各山苗僚大亂，勢甚猖獗，軍門傳檄兵道，作速調官征剿。木采聞報，想道：「專怪陶老倔強，今把這件難事總成了他罷。」便發令箭，仰本府軍務同知統領士兵剿賊。陶公明知他為姻事銜恨，公報私仇，卻沒奈何，只得領兵前去。誰想木采把精壯兵馬都另調別用，只將老弱撥與，又不肯多給糧草。白推官又入簾去了，沒人贊助。陶公以孤身領著疲卒枵腹而戰，不能取勝。相持了多時，賊眾大隊掩至，官軍潰散，陶公僅以身免。木采乃飛章參劾陶公，一面另撥兵將禦敵，陶公解任待罪。

卻說夫人、小姐自陶公領兵去後，心驚膽戰。後來紛紛傳說，有道官兵殺敗，陶同知被害了；有道陶同知被賊活捉去了；有道陶同知不知去向了。凶信香至，舉家驚惶。小姐曉得父親為她姻事起的禍根，一發痛心，日夜啼哭，染成一病。及至陶公回署時，小姐已臥病在牀。陶公見女兒患病，外邊賊信又緊，恐有不虞，先打發家眷回家，自己獨留任所候旨。夫人護著小姐扶病登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兵科樂成奉命浙江主試，矢公失慎，選拔真才。一日，正看那各經房呈來的試卷，忽覺身子困倦，隱几而臥。夢見一只白虎，口銜一個黃色的卷子，跳躍而來。樂公驚醒，想道：「據此夢兆，今科解元必出在白推官房裡。」少頃，果然白推官來呈上一個試卷道：「此卷可元。」樂公看那卷時，真個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，遂批定了第一名。到填榜時，拆號書名，解元正是黃琮，恰應了白虎銜黃卷之夢。木一元也中在三十名內，是白公房裡第三卷。原來白公雖受了木家囑托，卻原要看文字可取則取，若是差池，也不敢奉命。這木一元卻早自料不能成篇，場中文字又不比黃生的詩詞可以現成抄寫，只得帶著金銀，三場都買了夾號，央倩一個業師代筆，因此文字清通，白公竟高高的中了他。正是：

琳瑯都是倩人筆，錦繡全然非我才。

有人問我求文字，容向先生轉借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黃生自未考之前，在杭州寓所讀書候試，因想著陶家姻事不知成否若何，放心不下。聞說天竺寺觀音大士甚有靈感，遂辦虔誠去寺中拜禱，保佑婚姻早成，兼求功名有就。拜禱畢，在寺中間玩。走過佛殿後，忽見四五個丫鬟，養娘們擁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女郎冉冉而來，後面又跟著幾個僕從。

那女郎生得眉如秋水，黛比春山，體態輕盈，丰神綽約，真個千嬌百媚。黃生見了，驚喜道：「怎麼天下又有這般標緻女子？」便遠遠地隨著她往來偷看。轉過迴廊，只見又有一個從人走來叫道：「請小姐下船罷，適間有人傳說江西山賊作亂，只怕路上難行，須趁早趕到便好。」那女子聽說，不慌不忙，步出寺門，黃生也便隨出，見這女子上了一乘大轎，女侍們都坐小轎，僕從簇擁而行，口中說道：「大船已開過碼頭了，轎子快到船邊去。」黃生呆呆地立著，目送那女子去得遠了，方才回寓。正是：

已向橋邊織女，又從寺裡遇觀音。

天生麗質今有兩，攪亂風流才士心。

看官聽說：那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白推官的女兒碧娃小姐，因父親接她到任所去，路經杭州，許下天竺香願，故此特來寺裡進香，不期被黃生遇見。那黃生無意中又遇了個美人，回到寓所想到：「我只道陶家小姐的美貌天下無雙，不想今日又見這個美人，竟與陶小姐不相上下，不知是誰家宅眷？」又想到：「聽他們從人語音，好像是江南人聲口，又說要往江西去，此女必是江南什麼官宦人家之女，隨著父母到任所去的。我何幸得與她相遇，甚是有緣。」又自笑道：「她是個宦家女，我是個窮措大，料想無由作合，除非今科中了，或者可以訪求此佳麗。」卻又轉一念道：「差了，我方欲與陶小姐共締白頭，豈可於此處又思緣鬢？沉萍蹤邂逅，何必掛懷。」忽又想到：「適聞他們從人說，江西山賊作亂，不知此信真否？此時陶公家眷不知曾到也未，路上安否？木一元到江西，不知作何舉動？我若不為鄉試羈身，便親到那邊探視一番，豈不是好！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我今雖不能親往，先遣個人去通候陶公，就便打聽姻事消息，有何不可？」算計已定，修書一封，吩咐一個老僕，教他到江西贛州府拜候陶爺，並打探小姐姻事來回報。

老僕領了主命，即日起身。迤邐來至半路，只聽得往來行人紛紛傳說贛州山賊竊發，領兵同知陶某失機了。那老僕心中疑惑，又訪問從贛州來的人，都說陶同知失機，被兵道題參解任待罪，家眷先回來了。老僕探得此信，一路迎將上去，逢著官船便問。又行了幾程，見有一隻座船泊河乾，問時，正是陶同知的家眷船。老僕連忙上到船上通候，陶家的家人說道：「老爺還在任所候旨，家眷先回。今老夫人因小姐有恙，故泊船在此延醫看視。」老僕細問陶公任所之事，家人備述陶公因不許木家姻事，觸怒了木兵道，被他借端調遣，以致失誤軍務，幾乎喪命。小姐驚憂成疾，扶病下船，今病勢十分危篤，只怕凶多吉少。

正說間，忽聞船中號哭之聲，說道：「小姐不好了。」一時舉舟驚惶，家人們打發老僕上了岸，都到前艙問候去了。那老僕見這光景，只道小姐已死，因想到：「主人差我去通候陶爺，實為小姐姻事。今小姐既已變故，我便到贛州也沒用。不如仍回杭州寓所，將此事報知主人，別作計較。」遂也不再上船探問，竟自奔回。

此時黃生場事已畢，正在寓所等揭曉，見老僕回來，便問如何回得恁快，老僕道：「小的不曾到贛州，只半路便回的。」黃生問是何故，老僕先將半路上遇見陶家內眷的船，探知陶公為小姐姻事與木家不合，以致失事被參，現今待罪任所的話說了一遍。黃生嗟歎道：「木家父子這等沒禮！然陶公雖被參，不過是文官失事，料也沒什大罪，拼得削職罷了。幸喜不曾把小姐姻事誤許匪人，你還該到他任所面致我慰勉之意，或者他就把姻事許我也未可知。如何半路就回了？」老僕道：「相公還不曉得，小姐驚憂成疾，扶病登舟，到了半路，病勢甚篤。」黃生吃驚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如今好了麼？」老僕道：「相公休要吃驚，小姐已不好了。」黃生大驚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老僕道：「小的正在船上探問時，忽聞舉舟號哭，說道『小姐不好了』。因此小的不曾到贛州，一逕來回報相公。」黃生聽罷，跌足大哭，老僕苦勸不住。黃生哭了一場，歎息道：「我只指望婚姻早就，偕老百年，誰知好事難成，紅顏薄命，一至於此。」因取出小姐所題詩箋，一頭哭，一頭吟。吟罷，又歎道：「我與她既無夫婦之緣，便該兩不相遇，老天何故，又偏使我兩人相窺相慕，彼此鍾情耶？」呆想了一回，又拍案恨道：「我姻事已垂成，都是木家父子作耗，生巴巴地把小姐斷送了。如今回想昔日隔籬偷覷、即席題詞、紅葉暗傳、赤繩許係這些情景，俱成夢幻矣！」說罷又哭。正是：

未偶如喪偶，將弦忽斷弦。

回思橋上影，疑是夢中仙。

黃生正在寓中悲恨，忽然人聲鼎沸，一簇人擁將進來，報道：「黃相公中了解元！」黃生聞報，雖是悲喜交集，卻到底喜不勝悲。及聞木一元也中了，又與他同房，一發心中疑忌。打發了報人，飲過了鹿鳴宴，少不得要會同年，拜座師。樂公、白公見黃生丰姿俊雅，矯矯出群，甚是歡喜。白公有意為女兒擇配，等黃生來謁見時，留與細談。問起他締婚何姓，黃生慘然道：「門生曾與敝年伯陶隱齋之女議婚，不幸未聘而卒。」白公驚道：「原來陶寅翁的令愛已物故了，他前日原說有病。不知賢契幾時與他議婚來？」黃生道：「敝年伯赴任後，年伯母在家擇婿，曾蒙心許門生。」白公點頭道：「怪道前日木家求婚，他說要等夫人到來商議。」黃生聽了「木家求婚」四字，遂恨恨地道：「木家奪婚不成，借端陷害敝年伯，致使他令媛中道而殞，言之痛心！」白公道：「木家求婚一事，我曾與聞，卻不知陶老夫人已屬意賢契。至於後來生出許多變故，此雖木公作孽，然亦數該如此。今賢契既與木生有年誼，此事還須相忘。」黃生道：「多蒙明訓，但老師不知木生的為人最是可笑。」白公道：「他為人如何？」黃生便備述雙虹圍抄詩脫騙，及面試出醜之事，白公沉吟道：「看他三場試卷卻甚清通，若如此說來，連場中文字也有些情弊。我另日亦當面試之。」黃生道：「門生非好談人短，只因他破壞我婚姻，情理可惡，故偶道及耳。」白公道：「陶家姻事既成畫餅，賢契青年，豈可久虛良配。老夫有一小女，年已及笄，雖或不及陶家小姐才貌，然亦頗嫻閨范，不識賢契亦有意否？」黃生謝道：「極荷老師厚愛，但陶小姐骨肉未寒，不忍遽爾改圖。」白公笑道：「逝者不可復生，況未經聘定，何必過為繫戀？賢契既無父母，我亦只有一女，如或不棄，即可入贅我家。」黃生見白公美意倦倦，不敢固辭，乃道：「老師尊命，敢不仰遵。但門生與陶氏雖未聘定，實已算為元配，須為服過期年之喪，方好入贅高門。」白公道：「賢契如此，可謂情禮交至，但入贅定期來年，納聘須在即日。我當即遣木生為媒，使之奔走效勞，以贖前愆。」黃生稱謝而道別，回到寓所，想到：「承白老師厚意，我本欲先去弔奠陶小姐，少展私情，然後與白家議姻。今老師又亟欲納聘，只得要依他了。但不知白小姐容貌比陶小姐何如？論起陶小姐之美，有一無二，除非前日天竺寺所見這個美人，庶堪彷彿，只怕白小姐比她不過。」又想到：「前日所見這女子，是江南宦家女，要往江西去的。今白老師也是江南人，在江西作宦，莫非此女就是白小姐？」又想到：「我又癡了，江南人在江西作宦的不只一人，哪裡這女子恰好便是白小姐？」因又自歎道：「陶小姐與我已是兩心相許，尚且終成畫餅，何況偶然一面，怎能便得配合？不要癡想，只索聽他罷了。」

不說黃生在寓所自猜自想，且說白公次日請木一元到寓中，告以欲煩做媒之事。一元初時還想陶家這頭親事，到底要白公玉成，及問白公說陶小姐已死，已是沒興，不想白公自己做媒不成，反要他做媒起來，好不耐煩，卻又不敢違命，只得領諾。方欲告辭，白公留住，出下兩個題目，只說是會場擬題，給與紙筆，要他面做。一元吃了一驚，推又推不得，做又做不出，努腰捻肚了一日，依舊兩張白紙。被白公著實數落了一場，一元羞慚無地。有詞為證：

場題擬近篇。請揮毫，染素箋，一時踟躕紅生面。車家牡丹，鮮於狀元，假文向冒真文慣。恨今番、又遭面試，出醜勝簾前。

白公擇了吉日，與黃生聯姻，一元只得從中奔走效勞。黃生納聘之後，正打點歸家，適有京報到來：朝廷以江西有警，兵科樂成才略素著，著即赴彼調度征剿事宜；其失事同知陶尚志革職回籍。樂公聞報，即日起馬赴江西，白公亦回任所。黃生候送了座師、房師起身，然後歸家，周旋了些世事，便買舟至秀水縣，要到含玉小姐靈前祭奠，並拜候陶公起居。

卻說陶公奉旨革職回籍，倒遂了他山林之志。也不候樂、白二公到，即日扁舟歸裡，重整故園。且喜夫人、小姐俱各無恙。

看官聽說：原來小姐前日患病舟中，忽然昏暈了去，驚得夫人啼啼哭哭，過了一日，方才甦醒。夫人延醫調治，到得家中，已漸平愈。黃家老僕來候問時，正值小姐發昏之時，故誤以凶信回報黃生，其實小姐原不曾死。當下陶公歸家，聞黃生中了解元，心中甚喜。正想要招他為婿，不想木一元也恰好回家，知陶小姐未死，復遣人來求親，且把白公托他為媒，黃生已聘白氏的事對陶家說知。陶公夫婦都不肯信。侍兒拾翠聞知此事，即報知小姐。小姐道：「不信黃生恁地薄情。」拾翠道：「此必又是木一元造言脫騙，我看黃生不是這樣人。」小姐道：「今不須疑猜，只把他的序齒錄來查看便了。」遂教丫鬟吩咐家人，買了一本新科序齒錄來看，只見解元黃琮名下注道：

原聘陶氏，係前任福建臬憲、現任贛州二府陶公隱齋女，未娶而卒。繼聘白氏，係現任贛州司李白公繪庵女。

原來黃生既面稟白公為陶小姐服喪，因此齒錄上竟刻了原聘，欲待到陶家作弔時稟明陶公，執子婿之禮，哪知小姐安然無恙。當下小姐見了齒錄所刻，不覺潸然淚下道：「原來他竟說我死了，果然別聘了白氏女。好孟浪也，好薄情也！」拾翠也十分不忿，便把齒錄送與夫人看，道：「天下有這等可笑之事。」夫人看了，甚是驚異，即說與陶公知道。陶公取齒錄看了，惱怒道：「黃生

與我女未經聘定，如何竟說是原聘？且我女現在，如何說卒？他既別聘，又冒認我女，誤生為死，殊為可笑！」陶公正然著惱，這邊黃生到了秀水，備著祭禮，逕至陶家來要弔奠小姐。陶家的家人連啐是啐道：「我家小姐好端端在此，這哪裡說起！」黃生細問根由，方知誤聽，又驚又喜，急把祭禮磨去，更了吉服，候見陶公。陶公出來接見了，埋怨道：「小女現存，與賢姪未有婚姻之約，如何序齒錄上擅注原聘，誤稱已卒？賢姪既別締絲蘿，而又虛懸我女於不生不死，疑有疑無之間，將作何究竟？」黃生惶恐跪謝道：「小婿因傳聞之誤，一時鹵莽，遂爾唐突，乞岳父恕罪。」陶公扶起笑道：「翁婿之稱何從而來？老夫向來擇婿固嘗屬意賢姪，但今賢姪既已射屏白氏，小女不能復舉案黃家矣。」黃生道：「業蒙心許，即是良緣。齒錄誤刻，小婿且不忍負死，今豈反忍負生？況岳父與白家岳父既稱契厚，安用嫌疑。事可兩全，唯期一諾。」說罷，又要跪將下去。陶公扶住道：「若欲許婚，須依我意。」黃生道：「岳父之命，怎敢有違？」陶公道：「我只有一女，不肯出嫁，必要入贅。你須常住我家，連那白小姐都要接到我家來與小女同住。」黃生想道：「要我贅來還可，那白小姐如何肯來？這是難題目了。」陶公見黃生不答，便道：「若不如所言，斷難從命。」黃生只得權應道：「待小婿稟明白家岳父，一如台命便了。」說罷辭出，回到舟中，思忖道：「這話怎好對白公說？」欲待央原媒轉達，那木一元又不是好人。左思右想道：「我不如去央座師樂公轉致白公，或者其事可就。」算計定了，連夜移舟望江西進發。

卻說樂公自到贛州，即命白公督師剿賊，又調取各州兵馬錢糧協應，兵精糧足，調度有方，賊氛盡平，不日凱還。一面表奉捷音，並敘白公功績，又特疏糾參木采故誤軍機，陶公失事本非其罪；一面打點回京復命。黃生適至，投揭進謁。樂公叩其來意，黃生細述前事。樂公道：「此美事也，吾當玉成。」隨傳請白公到來，將黃生所言婉轉相告。白公初時猶豫，後見樂公諄諄相勸，又因自己向與陶公契厚，曉得含玉小姐德性賢淑，女兒碧娃亦素嫻園范，他日女伴之中，自然相得，遂欣然許允。

黃生大喜。樂公教黃生先就白公任所與碧娃小姐舉姻過了，然後入贅陶家，以便攜往同居。一面起馬赴京，便道親至秀水縣拜見陶公，為黃生作伐。陶公見了樂公，先謝了他前番特疏題薦之情，又訴說木采故意陷害之事。樂公道：「這些情節，小弟已具疏題報，不日將有明旨。」陶公再三稱謝。樂公說起黃生親事，並道：「白繪庵肯使女兒造宅與令媛同住。」陶公欣喜允諾。樂公即擇定吉日為黃生納聘，又傳諭木一元教他做個行媒，專怪他前日要脫騙這頭親事，如今偏要他替黃生撮合。一元又羞又惱，卻又不敢違座師之命，只得於中奔走幫興。時人有嘲他的口號道：

幫人興頭，看人快活。奔走奉承，眼紅心熱。羞之使為蹇修，罰之即用作伐。兩治脫騙之人，妙哉處置之法。

樂公代黃生納聘過了，然後別卻陶公，赴京復命。一面修書遣人至江西回覆黃生。

且說黃生在白公任所先與碧娃小姐成親，花燭之夜，細看那碧娃小姐，卻便是杭州天竺寺中所遇這個美人，真乃喜出望外。正是：

向曾窺面，今始知名。昔日陶家之玉，果然天下無雙；今朝白氏之花，亦是人間少對。雙虹正應雙紅豔，誰知一紅又在這廟；二橋喜睹二喬春，哪曉一喬又藏此處。白虎銜來黃卷，棘闈裡已看魁占三場；蒼文幸配碧娃，繡房中更見文成五彩。霄漢忽逢兩織女，牛郎先渡一銀河。

黃生舉姻過了幾日，正欲別了白公，去陶家就婚，恰好樂公所上本章已奉聖旨，樂成升左都御史，白素升兵部右侍郎，陶尚志仍准起用，著即赴京補授京職，木采革職聽勘。白公奉旨入京赴任，便道親自送女兒女婿至陶家來。陶公商議先擇吉入贅黃生，然後迎接白小姐過門。

那黃生才做那邊嬌婿，又來做這裡新郎，好不作樂。花燭過了，打發女侍們去後，便來與小姐溫存。見小姐還把紅羅蓋頭，背燈而坐，黃生乃輕輕揭去紅羅，攜燈窺覷花容。仔細看時，卻不是小姐，卻是侍兒拾翠。黃生失驚道：「你不是小姐，小姐在哪裡？」拾翠道：「小姐已沒了，哪裡又有小姐？」黃生忙問道：「我前來作弔之時，你們家人說小姐不曾沒。及見岳父，也說小姐不曾沒，道我齒錄上誤刻了，十分埋怨。如何今日又說沒了？」拾翠道：「小姐本是沒了，老爺也怪不得郎君續弦，但怪郎君既以小姐為原配，如何不先將續弦之事告知老爺，卻逕往白家下聘。所以老爺只說小姐未死，故意把這難題目難著郎君。如今郎君肯做這個題目，老爺卻實沒有這篇文章，故權使賤妾充之耳。」黃生聽罷跌足道：「這等說，小姐果然沒了！」不覺滿眼流淚，掩面而哭。拾翠道：「看郎君這般光景，不像薄情之人，如何卻做薄情之事？」黃生一頭哭，一頭說道：「不是小生薄情，小生一聞小姐訃音，十分哀痛，本欲先服期年之喪，然後商議續弦，不想白老師性急，催促下聘，故未及先來弔奠小姐。」說罷又哭。拾翠只是冷笑。黃生見她冷笑，便住了哭，一把扯住問道：「莫非你哄我，小姐原不曾死？」拾翠笑道：「如今實對郎君說了罷，小姐其實不曾死。」黃生聽了，回悲作喜，連忙問道：「小姐既然不曾沒，如何不肯出來？」拾翠道：「不但老爺怪郎君鹵莽，小姐亦怪郎君草率。小姐說齒錄上刻得明白，彼既以我為物故之人，我只合自守空房，焚香禮佛，讓白小姐去做夫人便了。所以今夜不肯與郎君相見。」黃生聽說，向拾翠深深唱個肥喏，道：「小生知罪了，望芳卿將我哀曲轉致小姐，必求出來相見，休負佳期。」拾翠道：「只怕小姐不肯哩。」黃生道：「小姐詩箋現在，今日豈遂忘情，還求芳卿婉曲致意。」拾翠笑道：「我看郎君原是多情種子，待我對小姐說來。」說罷，便出房去了。

黃生獨坐房中，半晌不見動靜，等夠多時，只見一群女使持著紅燈擁進房來，黃生只道擁著小姐來了，看時卻並不見小姐。只見女使們說道：「老爺在前堂請黃公說話。」黃生隨著女使來至堂前，陶公迎著笑道：「小女怪賢婿作事輕率，齒錄上誤刻了她，今夜不肯與賢婿相見，故權使侍兒代之。侍兒拾翠頗知詩禮，小女最所親愛，既已代庖，可充下陳。容待來日老夫再備花筵，送小女與賢婿成親。」言訖，便教女使們送新郎進房。

黃生回至房中，只見拾翠已在那裡了，對黃生說道：「適已代郎君再三致意小姐。小姐方才應允，許於明日相見。但今夜鳳凰尚未歸巢，鷓鴣何敢先占？賤妾合當迴避，且待小姐成親之後，方好來奉侍巾櫛。」說罷，便要抽身向房門外走。黃生著了急，連忙扯住道：「說哪裡話，小生自園中相遇之後，不但傾慕小姐嬌姿，亦時時想念芳卿豔質。今夕既承小姐之命而來，豈可使良宵虛度？」說罷，便擁著拾翠同人駕幃就寢。正是：

珊珊玉佩聽來遙，先見青鸞下紫霄。

仙子知非容易合，一枝權讓與鷓鴣。

次日，黃生整衣冠來見陶公。只見陶公拿著齒錄對黃生道：「賢婿可將齒錄改正，送與小女看過，今宵方可成親。」黃生取過筆來，心中想道：「原配繼配既無此理，正配次配又成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，我只還她一樣稱呼，不分先後，不分大小便了。」遂寫道：一配陶氏，係某公女；一配白氏，係某公女。寫畢，送與陶公。陶公看了，點頭道：「如此可謂並行不悖矣。」便教女使把齒錄送與小姐看。是夜再治喜筵，重排花燭，請出真小姐來與黃生成親。合巹後，黃生極敘平日思慕之情，自陳鹵莽之罪。此夜恩情，十分歡暢：

嫦娥更遇，仙子重逢。再生得遂三生，後配反為元配。

昔日訛傳，認作離魂倩女；今宵喜見，依然步月崔鶯。始初假意留難，落得作成青鳥；到底真身會合，必須親步藍橋。白氏碧娃，於此夜全讓一個新婦；陶家含玉，被他人先分半個新郎。虎變協佳期，夢兆南園離應白；鸞交諧舊約，花色東籬獨取黃。新婚句可聯，當依謝眺詩吟去；合歡杯共舉。疑是陶潛酒送來。

黃生與陶小姐舉過姻，即以鼓樂花轎迎接白小姐。陶公亦迎請白公到家。黃生先率白小姐拜見了陶公夫婦，再率陶小姐拜見白公，然後兩個佳人互相拜見。拾翠也各相見了。女伴中你敬我愛，甚是相得。正是：

一女拜兩門，兩岳共一婿。

妻得妾而三，友愛如兄弟。

當日陶公排慶喜筵席於雙虹園中會飲，飲酒中間，陶公說起木一元抄詩脫騙，白公亦說面試一元之事，黃生道：「木生雖會脫騙，卻反替人做了兩番媒人，自己不曾得一些便宜，豈非弄巧成拙？」說罷，大家戲笑。過了幾日，陶公、白公俱欲赴京，黃生亦要會試，遂攜著二位小姐並拾翠一齊北上。至來年，黃生會試中了第二名會魁，殿試探花及第。後來黃生官至尚書，二妻俱封夫人，各生一子，拾翠亦生一子，俱各貴顯。兩位小姐又各勸其父納一妾，都生一子，以續後代。從此陶、白、黃三姓世為婚姻不絕，後世傳為美談云。

〔回末總評〕

從來未有舊弦未宇，先續新弦者；從來未有河洲未賦，先詠小星者。本專意於白頭，初何心乎綠鬢，而一家琴瑟，偏弄出兩處絲蘿。方抱歉於連理，敢復問其旁枝，而兩處絲蘿，偏弄出三番花燭。事至曲，文至幻矣。其尤妙處，在天竺相逢，恍恍惚惚，令人於白家議聘之後，又虛想一寺中美人。此等筆墨，飄乎欲仙。